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容齋四筆 第四卷（十五則）

今日官冗元豐中，曾鞏判三班院，今侍右也。上疏言：「國朝景德墾田百七十萬頃，官萬員。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，官二萬員。治平四百三十萬頃，官二萬四千員。田日加辟，官日加多，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。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，其人籍者幾七百人，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，是年增歲溢，未見其止，則用財之端，入官之門，當令有司講求其故，使天下之人如治平，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，以三十年之通，可以餘十年之蓄矣。」是時，海內全盛，倉庫多有樁積，猶有此懼。慶元二年四月，有朝臣奏對，極言云：「曩在乾道間，京朝官三四千員，選人七八千員。紹熙二年，四選名籍，尚左，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，尚右，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，侍左，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，侍右，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，合四選之數，共三萬三千五百十六員，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。近者四年之間，京官未至增添，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，比紹熙增八百一員。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，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。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五員，比紹熙增七千四百員。而今年科舉，明年奏薦不在焉。通無慮四萬三千員，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，可不為之寒心哉！」蓋連有覃需，慶典屢行，而宗室推恩，不以服派近遠為間斷，特奏名三舉，皆值異恩，雖助教亦出官歸正，人每州以數十百，病在膏肓，正使俞附、扁鵲，持上池良藥以救之，亦無及已。樂城和張安道詩張文定公在蜀，一見蘇公父子，即以國士許之。熙寧中，張守陳州南都，辟子由幕府。元豐初，東坡謫齊安，子由貶監筠酒稅，與張別，張凄然不樂，酌酒相命，手寫一詩曰：「可憐萍梗飄蓬客，自歎匏瓜老病身。從此空齋掛塵榻，不知重掃待何人？」後七年，子由召還，猶復見之於南都。及元符未，自龍川還許昌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，再讀張所贈詩，其歿已十年，泣下不能已，乃追和之曰「少年便識成都尹，中歲仍為幕下賓。待我江西徐孺子，一生知己有斯人。」兩詩皆哀而不怨，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。今世薄夫受人異恩，轉眼若不相識，況於一死一生，拳拳如此，忠厚之至，殆可端拜也。和范杜蘇四公晉相和凝，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，取范質為第十三人。唐故事，知貢舉者，所放進士，以己及第時名次為重，謂之傳衣鉢。蓋凝在梁貞明中居此級，故以處質，且云：「他日當如我。」後皆至宰相，封魯國公，官至太子太傅，當時以為榮。凝壽止五十八，質止五十四。《三朝史》質本傳亦書之，而《新五代史·和凝傳》誤為第五，以《登科記》考之而非也。杜祁公罷相，以太子少師致仕，後以南郊免陪位恩，連進至太子太師，年八十而歿。蘇子容初筮仕為南京判官，杜公方裡居，告以平生出處本末，曰：「子異日所至，亦如老夫。」及蘇更踐中外，名德殊與之相似。集中有《謝杜公書》，正敘此事。其罷相也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，進太保，年八十二而歿。昔賢謂貴人往往善相人，以所閱多之故也。此二者並官爵年壽皆前知，異矣。

外台秘要《外台秘要》，載《制虎方》云：「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，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，乃存吾肺中，有白帝出，收取虎兩目，塞吾下部中，乃吐肺氣，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。於是良久，又閉氣三十五息，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，步皆以右足在前，乃止，祝曰：『李耳、李耳，圖汝非李耳邪。汝盜黃帝之犬，黃帝教我問汝云何。』畢，便行，一山虎不可得見。若卒逢之者，因正面立，大張左手五指側之，極勢跳，手上下三度，於跳中大喚，咄曰：『虎，北斗君使汝去！』虎即走。」予謂人卒逢虎，魂魄驚怖，竄伏之不暇，豈能雍容步趨，伏咒語七字而脫邪？因讀此方，聊書之以發一笑。此書乃唐王珪之孫燾所作，本傳云：「燾視母疾，數從高醫游，遂窮其術，因以所學作書，討繹精明，世寶焉。」蓋不深考也。

六枳關盤洲種枳六本，以為藩籬之限。立小門，名曰六枳關。每為人問其所出，倦於酬應。今取馮衍《顯志賦》中語書於此。衍云：「捷六枳而為籬。」按《東觀漢記》作八積。《逸周書·小開》篇云：「嗚呼！汝何敬非時，何擇非德？德積維大人，大人枳維公，公枳維卿，卿枳維大夫，大夫枳維士。登登皇皇，維在國枳，國枳維都，都枳維邑，邑枳維家，家枳維欲無疆。」言上下相維，遞為藩蔽也。其數有八，與《東觀記》同。予詳考之，乃九枳也。宋景文公《賀宰相啟》：「式維公積。」蓋用此雲。

王荊公上書並詩王荊公議論高奇，果於自用。嘉祐初，為度支判官，上《萬言書》，以為「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，風俗日以衰壞。患在不知法度，不法先王之政故也。法先王之政者，法其意而已。法其意，則吾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，而固已合矣。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財，取天下之財，以供天下之費。自古治世，未嘗以不足為公患也，患在治財無其道爾。在位之人才既不足，而閭巷草野之間，亦少可用之材，社稷之托，封疆之守，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，而無一旦之憂乎？願監苟且因循之敝，明詔大臣，為之以漸，期為合於當世之變。臣之所稱，流俗之所不講，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。」當時富、韓二公在相位，讀之不樂，知其得志必生事。後安石當國，其所注措，大抵皆祖此書。又不忍貧民，而深疾富民，志欲破富以惠貧。嘗賦《兼併》詩一篇，曰：「三代子百姓，公私無異財。人主擅操柄，如天持斗魁。賦予皆自我，兼併乃奸回。奸回法有誅，勢亦無自來，後世始倒持，黔首遂難裁。秦王不知此，更築懷清台。禮義日已偷，聖經久堙埃。法尚有存者，欲言時所哈。俗吏不知方，培克乃為才。俗儒不知變，兼併可無摧。利孔至百出，小人司闔開。有司與之爭，民愈可憐哉！」其語絕不工。迨其得政，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，民無貧富，兩稅之外，皆重出息十二。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，民遂大病。其禍源於此詩。蘇子由以為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。痛哉！

左黃州表唐肅宗時，王嶼以祠禱見寵，驟得宰相。帝嘗不豫，璵遣女巫乘傳，分禱天下名山大川。巫皆盛服，中人護領，所至乾托州縣，賂遺狼籍。時有一巫美而豔，以惡少年數十自隨，尤狡不法。馳入黃州，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，門鏽不啟，震怒，破鏽入，取巫斬廷下，悉誅所從少年，籍其贓得十餘萬，因遣還中人。璵不能詰，帝亦不加罪。震剛決如此，而史不記其他事。予讀《元次山集》，有《左黃州表》一篇云：「乾元己亥，贊善大夫左振，出為黃州刺史，下車，黃人歌曰：『我欲逃鄉里，我欲去墳墓；左公今既來，誰忍棄之去。』」後一歲，又歌曰：『吾鄉有鬼巫，惑人人不知；天子正尊信，左公能殺之。』蓋此巫黃人也。振在州三遷侍御史，判金州刺史，將去，黃人多去思，故為作表。」予謂振即震也。為政宜民，見於歌頌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，而僅能不沒其實，故為標顯於此。己亥者，乾元二年。璵以元年五月，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，二年三月罷，本紀及《宰相表》同。而《新史》本傳，以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，明日罷，失之矣。乃承《舊史》之誤也。李郭詔書唐代宗即位，郭汾陽為近呢所搖，懼禍之及，表上自靈武、河北至於絳州，兩朝所貽詔書一千餘卷。家傳載其表語，其多如是。又讀韋端符所撰《李衛公故物記》云：「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，衛公之胄，藏文帝賜書二十通，多言徵討事，厚勞苦，『其兵事節度皆付公，吾不從中治也。』」暨公疾，親詔者數四，其一曰：『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，吾欲熟知公起居狀。』」權文公視此詔，常泣曰：『君臣之際乃如是耶！』」《新史》載其事云：「靖五代孫彥芳，大和中，為鳳翔司錄參軍，以高祖、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，天子悉留禁中。又敕摹詔本還賜彥芳。」即二事觀之，唐世之所以眷禮名將相者，綢繆熟復至此。漢、晉以來所不及也。

兩道出師國家用兵行師，異道並出，其勝敗功罪，當隨其實而處之，則賞信罰明，人知勸戒。漢武帝遣衛青、霍去病伐匈奴，去病以功益封，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，而青不得益封，軍吏卒皆無封侯者。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，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，五將皆無功，而廣明及田順以罪誅，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。宋文帝伐魏，雍州諸將柳元景等，既拔弘農陝城，戍潼關矣，而上以東軍王玄謨敗退，皆召還。其後玄謨貶黜，元景受賞。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，湖北嶽少保以母憂去。累辭起復之命。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。已而正除宜撫，遂掌其軍。岳在九江，憂兵柄一失，不容再得，亟兼程至鄂，有旨復故任，而召淵道為樞密都承旨。安老在盧遭變，言者論罷張魏公，淵道亦繼坐斥。隆興中，北虜再動兵，張公為督帥，遣李顯忠、邵宏淵攻符離，失利而退，一府皆貶秩。是時，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、襄，東西不相為謀，乃亦坐譴。古今不侔如此。

杜韓用歇後語杜、韓二公作詩，或用歇後語，如「淒其望呂葛」，「仙鳥仙花吾友於」，「友於皆挺拔」，「再接再礪乃」，「僮僕誠自鄙」，「為爾惜居諸」，「誰謂貶厥無基趾」之類是已。

唐明皇賜二相物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，顯付大政，而左相牛仙客、李適之、陳希烈前後同列，皆拱手備員。林甫死，楊國忠代之，其寵遇愈甚。天寶十三載，上御躍龍殿門，張樂宴群臣，賜右相絹一千五百匹，彩羅三百匹，彩綾五百匹，而賜左相絹三百，羅、綾各五十而已。其多寡不侔，至於五倍。如希烈庸才，知上恩意，安得不奴事之乎？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。

一百五日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者，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，歷節氣六，凡為一百七日，而先兩日為寒食故云，他節皆不然也。杜老有鄜州《一百五日夜對月》一篇，江西宗派詩云「一百五日足風雨，三十六峰勞夢魂」，「一百五日寒食雨，二十四番花信風」之類是也。吾州城北芝山寺，為禁煙遊賞之地，寺僧欲建華嚴閣，請予作《勸緣疏》，其末一聯云：「大善知識五十三，永壯人天之仰；寒食清明一百六，鼎來道俗之觀。」或問一百六所出，應之曰：「元微之《連昌宮詞》：『初過寒食一百六，店舍無煙宮樹綠。』」是以用之。

老杜寒山詩老杜《春日憶李白》詩云：「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群。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：「既是無敵，又卻似庾、鮑。」或折之曰：「瘦清新而不能俊逸，鮑俊逸而不能清新。太白兼之，所以為無敵也。」今集別本一作無數，殆好事者更之乎？寒山子詩云：「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潔。無物堪比倫，教我如何說？」人亦有言，既似秋月、碧潭，乃以為無物堪比，何也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，當如何說耳？讀者當以是求之。礬石之毒讀黃伯思《東觀餘論》，內評王大令書一節，曰：「《靜息帖》云：『礬石深是可疑事，兄意患散輒發癰。』散者，寒食散之類。散中蓋用礬石，是性極熱有毒，故云深可疑也。劉表在荊州，與王粲登障山，見一岡不生百草，粲曰：「此必古塚，其人在世服生礬石，熱蒸出外，故草木焦滅。」鑿看果墓，礬石滿壑。又今洛水冬月不冰，古人謂之溫洛，下亦有礬石。今取此石置壺水中，水亦不冰。又鶴伏卵以助暖氣。其烈酷如此，固不宜餌服。子敬之語實然。」《淮南子》曰：「人食礬石死，蠶食之而不飢。」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，因秋暑減食，當涂醫湯三益教以服礬石圓，已而飲啖日進，遂加意服之，越十月而毒作，鼻衄血門餘，自是數數不止，竟至精液皆竭，迨於捐館。偶見其語，使人追痛，因書之以戒未來者。

會合聯句《韻略》上聲二腫字險窄。予向作《汪莊敏銘》詩八十句，唯蕭敏中讀之，曰：「押盡一韻。」今考之，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。其詞曰：「維天生材，萬匯傾竦。侯王將相，曾是有種？公家江東，世繹耕墾。桃溪之涘，是播是■。孰豐厥培，藝此圭珙。公羈未奮，逸駕思駮。沈酣《春秋》，蹈迪周孔。徑策名第，稍辭滌■。橫經湘沉，土敬如捧。蓬萊方丈，佩飾有瑋。應龍天飛，薈蔚雲滃。千官在序，摩厲從與。吾惟片言，藉箸泉湧。正冠霜台，過者卞悚。顏顏殿圯，聲氣不動。顯仁東轡，巫史呼洵。昌言一下，恩泱千家。獮粥孔熾，邊戒毛毳。媿媿當位，左掣右壅。公雲當今，沸渭混湧。天威震耀，誰不憤踊。遂遷中司，西柄是董。出關啟旆，籌檄倥偬。業業荊襄，將儒曰拱。投袂電赴，如尊乃勇。鄧唐蔡陳，馳捷係踵。佛狸歸觝，民恃不恐。璽書賜朝，百揆參總。亞助贊冊，國勢尊鞏。督軍載西，寄責采重。方規許洛，事援秦隴。符離罔功，奇畫膠奉。鈞樞建使，宰席亢寵。還臨西州，夾道歡擁。有銜未嚮，病癖且■。曾不愁遺，使我心懵。湘湖高丘，草木蔚翳。維水容裔，維山>>。矢其銘詩，詞費以冗。奈何乎公，萬■毋聳。」若韓、孟、籍、徹《會合聯句》三十四韻，除■蝮二字《韻略》不收外，餘皆不出二腫中，雄奇激越，如大川洪河，不見涯涘，非瑣瑣潢污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。其詩曰：「離別言無期，會合意采重。病添兒女戀，老喪丈夫勇。劍心知未死，詩思猶孤聳。愁去劇箭飛，謹來若泉湧。析言多新貫，據抱無昔壅。念難須勤迫，悔易勿輕踵。吟巴山犖嶭，說楚波堆壘。馬辭虎豹怒，舟出蚊蠁恐。狂鯨時孤軒，幽狖雜百種。瘴衣常腥膩，蠻器多疏冗。剝苔弔斑林，角飯餌沈塚。忽爾銜遠命，歸欽舞新寵。鬼窟脫幽妖，天居覲清拱。京游步方振，謫夢意猶恂。《詩》《書》誇舊知，酒食接新奉。嘉言寫清越，愈病失朮腫。夏陰偶高庇，宵魂接虛擁。雪弦寂寂聽，茗碗纖纖捧。馳輝燭浮螢，幽響泄潛葢。詩老獨何心，江疾有餘■。我家本百谷，有地介臯鞏。休跡憶沈冥，峨冠慚闕■。升朝高轡逸，振物群聽悚。徒言濯幽泌，誰與薙荒茸。朝紳鬱青綠，馬飾曜瑋珙。國仇未銷鑠，我志蕩邛隴。君才誠倜儻，時論方洵溶。格言多彪蔚，縣解無桎鞶。張生得淵源，寒色拔山塚。堅如撞群金，眇若抽獨蝮。伊餘何所擬？跋鱉詎能踴。塊然墮岳石，飄爾胃巢毳。龍旆垂天衢，雲韶凝禁甬。君胡眠安然，朝鼓聲洵洵。」其間或有韻句，然眾手立成，理如是也。